

全译方法论体系构建之几何解读

——《全译方法论》评析

倪璐璐 彭白羽

(西安外国语大学, 西安 710128)

提 要：方法论即关于方法的理论与学说。全译方法是全译的必备要素，全译方法论研究全译实践方法体系，是从普遍意义上对全译方法的概括。本文针对《全译方法论》一书中的理论观点，从几何学之点、线、面、体四个维度评析全译方法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全译；译法；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杨自俭定义方法论为“关于方法的科学，是一门元理论性科学；方法论分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 4 个层次”。（杨自俭 2002：1—4）穆雷与蓝红军（2012）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翻译批评的发展，足见翻译（学）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穆雷 蓝红军 2012：70—75）翻译方法论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翻译研究的方法有思辨方法、理论方法和实证方法，姜秋霞与杨平（2005）从实证方法的主要应用形态、内在逻辑、发展空间等相关问题评析了翻译研究实证方法。（姜秋霞 杨平 2005：23—28）而关于翻译实践方法论的研究则相对零散，翻译实践方法论探索具体的翻译方法体系，研究方式多为归纳描述式，多见对翻译实践的经验总结，因人而异，体系性较差。2009 年黄忠廉著《翻译方法论》，从翻译学科建构的视角对翻译方法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论述。他将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分而论之，且又将翻译实践方法论细分为全译方法论和变译方法论。该研究立足系统观，着重研究系统的结构、层次、要素和功能等。余承法延续了该种研究思路，其《全译方法论》（以下简称《全》）抓住全译研究之根本——实践方法，围绕全译单位，将技巧提升为方法，将方法归纳为策略，从点到线至面成体，建构了一套科学完整的体系，为全译实践提供方法论参考。

2 全译方法论的体系构建

几何学中从平面到立体的过渡往往需要“点、线、面、体”四个概念，全译方法体系的构建过程可借鉴这四个概念来分析。体系包括构建要素，且要求各要素之间具备内在联系，以形成整体性状和功能。全译方法体系的构建不是臆造概念，而是客观存在，其结构具有一维、二维和三维之特点，以此构成立体结构，揭示全译方法的整体空间布局和过程构建框架的种种内在联系。

2.1 全译方法体系的概念

概念凝点，彰显深度。点，《辞海》解释为细小的痕迹。几何学中“点”是位置，一维的。全译方法体系中的点指概念。概念是理论确立的前提，是全译体系必备要素，概念以术语为归宿，对于翻译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子曰名正则言顺，翻译学中概念内涵应精确，外延应明确，术语的界定应准确。全译方法体系中概念按从上到下逐级包含的层次分为：

主旨概念（1个）：全译方法论

先导概念（2个）：全译、方法

框架概念（5个）：翻译范畴、全译策略、全译模式、全译方法、全译技巧

支撑概念（6个）：直译、意译；对应、增减、移换、分合

核心概念（7个）：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

具体概念（41个）：词对译等（详见表2）

主旨概念是概念系统的起点，先导概念是前提，它将全译方法论拆分为全译与方法两个领域。框架概念是对全译的不同层面的阐释。支撑概念则连接框架概念与核心概念，它对全译策略和全译模式进行阐释，从中观上作为原则指导全译方法的圈定。核心概念即全译方法的具体化，而具体概念更是对核心概念进一步细分。整个概念体系包括62个点，大点包含小点，逐层推演，相互关联。

2.1.1 概念内涵精确

概念内涵是指概念的本质特征的概括。以先导概念“全译”为例，方法体系应结合全译的目的、行为和手段三方面的特征，引进钱钟书的“化境”思想，将全译定义为原文内容渐化、译文形式化生的量变过程。也可将语言学义素分析法引进，在“属加种差”经典逻辑定义法的基础上，将“全译”分为名词模式与动词模式，再分别进行义素分析，划分为五大属外加一个类属。具言之，“主体”义素：人或/和机器；“客体（对象）”义素：甲语文化信息；“方式（工具）”义素：乙语；“动作（行为）”义素：转化；“目的（原因）”义素：以求信息量极似；“类属（性质）”义素：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最后合而观之：全译是人或/和机器将甲语文化信息转化为乙语以求信息量极似的智能活动和符际活动。

2.1.2 概念外延明确

翻译研究经常将方法与技巧并用或混用，《全》单辟“方法论及其密切相关的五个概念”来论述，说明著者意识到了方法与技巧并非相同层次的范畴。笔者接纳并赞同《全》之观点，因为这“避免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策略、方法、技巧的混淆、乱用、缺乏体系，又为第二至第八章对全译七法的详细论证形成了一个清晰、连贯的逻辑思维线条，真正实现了两个基本用途：向下旨在解决全译实践的具体问题，向上旨在构建全译的理论体系”（黄忠廉 2015：93—95）。

概念的外延一般可指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或概念对事物范围的反映。因而对于翻译方法来讲，分类是深入研究的重要途径，条分缕析才能将问题看通透，达到系统化认识。分类归根结底源自于事物的本质特征。以直译策略为例，“直译”引出“对应模式”，“对应模式”发出“对译”方法，“对译”方法生出“音位对译、词素对译、词对译、短语对译、小句对译、复句对译和句群对译”七种技巧，犹如一条生命链，一环扣一环，层次推演性强，同时下级类型的细化规则来源于上级概念的本质特征。《全》对于全译七法，不仅一一界定了概念，剖析了原因，还阐述了类型，可谓思路清晰，逻辑准确。虽然《全》白璧微瑕，如章节结构及内容有些失衡，三级标题冗长拖沓，个别语言表述与字词疏漏，但是仍掩盖不了其强有力的逻辑力量。笔者仔细辨别，认为《全》在全译七法的技巧层面分类标准不统一，《全》中共30种全译技巧。对译、增译、减译、分译与合译采用了全译单位作为分类标准。但移译与换译却另辟蹊径，移译采用语形作为分类标准，换译采用视角作为分类标准，导致的问题是移换分不清，方法体系稍显混乱。细品全书，移译和换译中技巧的论述暗线仍为全译单位，但只有这两法的技巧拔高于全译单位，而不顾其他五法，从整体上似乎也再斟酌。

而笔者所要建立的全译方法论体系以全译单位作为分类标准归纳出 41 种翻译技巧。至此研究对象得到了细化,研究才能更加深入具体,使理论之树扎根于泥土,是切实有效的方法论。

2.2 全译方法体系的定义

聚点成线,延展长度。线是点运动的轨迹,又是面运动的起点,几何学中的“线”只具有位置和长度。线分直线和曲线,与点一样也是一维的。术语是高密度概念的整合,明确的概念加上适当的判断,就会产生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反映在全译方法中就类似一条线。术语定义的被定义项就是概念,定义项则是一条概念+判断的推理线路。一则,单个术语用字要明确。二则,不同术语之间应以某种模式而相互关联。

1) 术语用字考量全面

笔者在论述全译体系时将“转译”改为“移译”。原因在于:

第一,全译的本质是“转化”,包含两个义项:①动词,转变、改变;②矛盾的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变,向着对立面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变(《现代汉语词典》2005: 1789)。“翻译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复杂活动”(Nord, 2001: 13)。全译的目的是求“化”,旨在最大限度的忠实原文,标准为“似”。此时“转化”与译法之“转译”同用“转”字,意旨不同,层次不同,因而需抛弃汉字虚化之美感,提取其精髓,重新定位术语概念。现代汉语中,“转”为动词,指改换方向、位置、形势、情况等或把一方的物品、信件、意见等传达给另一方(同上: 1788);“移”为动词,①移动;②改变、变动(同上: 1606)。二者结合可构成“转移”,亦为动词:①改换位置,从一方移到另一方;②改变(同上: 1790)。可见,“转”与“移”为同义词,于是从词汇学角度可以互换。

第二,源于翻译史,“转译”作为不同语种的转述,如鲁迅译《死魂灵》是从日语版本转译而来,并非直接从俄语原本。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转译是“不直接根据某种语言的原文翻译,而根据另一种语言的译文翻译”(2005: 1790);“移译”,则释义为“逐译”(同上: 1606);“逐译”即为“翻译”(同上: 1605),是书面语,现在比较少用。所以实际操作上“移译”至少目前还代替不了“翻译”,混淆不了“翻译”。

因此,从说文解字角度看“移译”是可行的。且《全》中也使用“移译”术语(2014: 129—168),并且对移译内涵与外延做出解释与规定。这种明确概念内涵,在用字上做文字学考量的态度,突破了《翻译方法论》的概念称名。

2) 同层术语定义模式化方式

全译七法定义应保证七法之间的相互关联,在词基础上用区别性特征作为定义的突破口。《全》第二至第八章第一节的标题均为“X 译的界定”,基本按照由来、内涵、外延三个层次展开。七法定义模式为“X 译,即 XX 式全译,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价值和语里意义以及译文语表形式的需要,XX 的全译方法”。如换译“即交换式全译,是指译者根据原文语用价值和语里意义以及译文语表形式的需要,交换双语表达手段和方式的全译方法”(2014: 171)。但遗憾的是,“对译”与“移译”没有严格套用该模式。“对译”是典型的直译,具有极端的特殊性,采取突出价值性的重点原则,尚可接受。

2.3 全译方法体系的论证

线动成面,面显宽度。面由扩大的点形成,或由一根封闭的线造就,亦或由密集的点 and 线形成,有平面和曲面之分,很显然,面是二维的,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组合关系。全译方法论中的“面”主要是指用例子论证定义及阐释概念。《全》的这一特点最显著。用例广泛,中英互译为主,兼带俄译。用不同语言类型论证同一理论,增加理论适用性,论证充分,分析到位。关于例子类型,笔者认为,口译是言语,最能揭示思维流程,笔译是语言,是规范化的思维智慧,以文本为存储媒介,翻译界称作译本。蔡新乐认为,译本才是我们真正可以

探讨的对象，在现象学的关注下看清译本能比较圆满地揭示翻译这一现象或看清这一现象（蔡新乐 200：6—9）。笔者对《全》中的全部例子进行了数据统计，详见表 1。

表 1 《全译方法论》例子统计表

	例证数量 (个)	方向 (中译英 A; 英译中 B)	来源覆盖范围 (数量)	译本方式	例析方式
第一章 全译概 论	11	A8/B3	语料库 1; 书 1; 杂志 1; 网络 6; MTI 官方群 1; 拙 例 1	不标注; 劣译/原译/试译; 原译/改译/试译; 拙译; 译 文 I/译文 II/拙译;	1 例+1 析
第二章 对译	22	A14/B8	书 5; 杂志 3; 词典 1; 网 络 4; 谚语 1; 拙例 4; 未 标出处 4	不标注; 原译/试译; 译文 I-V 等; 拙译; 俄译/汉译;	1 例+1 析; 多例+1 析
第三章 增译	57	A40/B17	语料库 33; 书 6; 词典 2; 网络 6; 拙例 4; 未标出处 4; QQ 签名 1; 某某译 1	不标注; 原译/试译; 拙译; 译文 I 等; 某某译	1 例+1 析; 多例+1 析
第四章 减译	49	A24/B25	语料库 21; 书 8; 杂志 2; 词典 12; 网络 2; 拙例 2;	不标注; 原译/试译; 拙译; 译文 I 等;	1 例+1 析; 多例+1 析
第五章 移译	52	A28/B24	语料库 33; 书 9; 词典 3; 拙例 6; 未标出处 1	不标注; 原译/试译; 拙译	1 例+1 析; 多例+1 析; 1 例 2 分+1 析
第六章 换译	199	A101/B98	语料库 133; 书 20; 词典 11; 网络 2; 拙例 28; 未标 出处 5	不标注; 原译/试译; 拙译; 原译/拙译; 原译/劣译; 原 译/劣译/试译 (劣译/原译/ 试译); 原译/普译; 译文 I; 译文 I 等/试译; 原译/ 试译/再试译	1 例+1 析; 多例+1 析; 1 例 2 分+1 析; 1 例 3 分+1 析
第七章 分译	27	A16/B11	语料库 9; 书 12; 词典 1; 网络 3; 拙例 2	不标注; 原译/试译	1 例+1 析/多 例+1 析
第八章 合译	27	A14/B13	语料库 5; 书 5; 词典 3; 网络 13; 拙例 1	不标注; 译文 I 等; 原译/ 试译	1 例+1 析/多 例+1 析
第九章 结论	0	0	0	0	0

1) 实例质量可靠

由表 1 可知,《全》汉英互译实例共计 444 例:第一章 11 例;第二章 22 例;第三章 57 例;第四章 49 例;第五章 52 例;第六章 199 例;第七章 27 例;第八章 27 例;第九章 0 例。第六章用 199 例来阐释“换译”,可见功力!质量上毫不逊色,其来源广泛,涵盖书、杂志、词典、网络、自编例、官方群、QQ 乃至目前十分时髦的语料库,涉及文学、科技、

社科、应用、日常生活等众多领域，既保证了译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又不失鲜活性。光引用的语料库就有 8 个，涵盖政治、法律、文学领域。《全》虽是方法论，却没有单纯的“纸上谈兵”，译法贯穿论述全程，实例质量上乘，例析到位，理论阐述为主的第一章和第九章还分别用两表和一表作为辅助分析手段，确保了论述的可接受性。

2) 例析方式多样

《全》编例方式为一章一编号，译本多样，既有理论交代，又有不同译本对照比较，既赏析名译、佳译，又对普译、劣译提出改进意见。原译/改译/试译/再试译/拙译/劣译/普译/某某译/俄译/汉译/译文 I II III 等，各种译本齐上阵，充分调动读者脑细胞，在比较中分类，在分类时归纳，在归纳中分析并综合，从而得到鲜活的直观感悟，既有情味又有理趣，做到真正“看得见、听得到、学得会、用得上”。

《全》十分注重例子分析。从实例语形模式和语义结构入手，将问题类化并进行思想提升，归纳起来，例析方式有三种：**第一，1 例+1 析。**该方式是全书基本论述方式，也是最多最常见的例析论证方式。如第四章第 44 例（2014：122），分析要言不烦，用了大约 3 篇幅分 6 步阐述小句如何减译为短语，细分缕析、娓娓道来。**第二，多例+1 析。**该方式主要用于同类型的例子，数量在 2—7 个（2014：164）不等，以汉英、英汉双向分析，确保理论应用于双向。而其中的多译本既举一反三，挖掘事实，总结规律，又能将译例分析充分融入全译技巧，浑然一体。**第三，1 例多分+1 析。**1 例主要见两分或三分，用数字加字母辅助，如[2][2A]（2014：53），[3A][3B]（2014：180）。该种例子属于特别强调，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于情于理，情景交融，实为典范。

2.4 全译方法体系的构成与价值

面动成体，体现高度。体由面围成，是三维的。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现代汉语词典 2005：1342）。系统是“同类事物按照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整体”（同上：1342）。在现代汉语里“系统”和“体系”是同义词，笔者认为系统具有客观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体系相比较而言具有主观特点，往往带有个人特色。全译各种方法是互相联系互相交叉的，由概念与概念聚合成为一个整体。全译“范畴→策略→方法→技巧”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抽象到具体化，自成体系，显示整体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等特点。

2.4.1 全译方法自成体系

笔者结合《全》的观点，回归译学本体，明确了全译方法论的关键是建立以小句为轴心，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语篇为脉络的操作体系，建构五级范畴。一级为翻译类型：全译（与变译相对）；二级为全译基本策略：直译和意译；三级为全译四种模式：对应、增减、移换、分合；四级为全译七法：对译、增译、减译、移译、换译、分译、合译；五级为 41 种全译技巧：包括词对译、音位增译等。如此建立起了“范畴-策略-模式-方法-技巧”一个自上而下的逻辑严密、脉络清晰的全译方法体系，如下：

表 2 全译方法体系

范畴	全译						
策略	直译意译						
模式	对应	增减		移换		分合	
方法	对译	增译	减译	移译	换译	分译	合译
技巧	音位对译	音位增译	音位减译	/	音位换译	/	音位合译

	词素对译	词素增译	词素减译	词素移译	词素换译	/	词素合译
	词对译	词增译	词减译	词移译	词换译	词分译	词合译
	短语对译	短语增译	短语减译	短语移译	短语换译	短语分译	短语合译
	小句对译	小句增译	小句减译	小句移译	小句换译	小句分译	小句合译
	复句对译	复句增译	复句减译	复句移译	复句换译	复句分译	复句合译
	句群对译	/	/	/	/	/	句群合译

全译方法体系的技巧层面中，词、短语、小句、复句作为分类标准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理论上是 49 种全译技巧，然而实际操作上数量却远非如此，疑点大都集中在音位、词素与句群上，下面分别论述之。

1) 音位

音位作为全译单位，音位对译主要是指音译。“把一种语言中的词按其语音结构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中的表音手段，并构成新词的现象叫做音译”（齐光先 1991：2）。贾明秀通过对比俄汉语字母对照表，得出：俄汉语元音存在 5 个单元音对译，分别占俄语单元音字母总数 50%，汉语单元音字母总数的 83%；10 个音组对译；5 个增译（贾明秀 2012）。由此可见音位对译和音位增译是有现实操作意义的。而音位减译与音位增译对应，至少可以包括元音音位减译和辅音音位减译。俄、汉语中存在无对等词和部分对等词，音位换译由此派上用场。实践中音位合译主要用于翻译人名、地名和外来词。音位移译和音位分译没有相关实例。

2) 词素

词素是由词析出的最小表义部分，形式上体现为词根、词缀等具体形素。“词素”与“语素”经常混用同指，一般认为语言学传统采用词素，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多采用语素。关于词素对译、词素增译、词素减译、词素转（移）译、词素换译、词素合译已有学者做过研究。词素增译可分为修辞性词素增译和事理逻辑性增译，前者突出达旨性、显豁性、重复性。词素减译区分为语法性减译、修辞性减译和逻辑性减译三类。语法性减译主要是指为达到语义明旨性而减词素，由于语义重复性而减词素以及因为语义过剩性而减词素。修辞性减译则考虑译语经济性和表达规范性两点。词素移译可分为前缀移译和后缀移译。词素换译截至目前还没有具体分类。词素合译包括词素语法性合译与词素语义性合译。词素分译未见研究。

3) 句群

句群又叫句组，是几个在意义和结构上有密切联系的各自独立的句子组成的言语交际单位。句群移译、句群换译、句群合译有过研究。如句群移译指句群的内部要素（复句或小句）在译文中的位置发生前后移动，也可指整个句群与另外句群位置调整。句群换译包括句序换译和句群内部换译，二者视角都落在句群构成要素上。实践中句群合译为复句的情况比较常见。余承法认为，原文句群可以压缩、整合为译文单句或译文复句（余承法 2014：322）。可见此视角仍然聚焦在跨层全译方法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同层操作。句群增译、句群减译、句群分译未见论述。全译的中枢单位是小句，变译的中枢单位是句群。从这一理念来看，句群作为全译方法的操作单位，主要应指跨层操作。若按同层操作为标准，则理论上的句群增译、句群减译、句群移译、句群换译、句群分译、句群合译实际上已经归属到了变译中，全译方法论中只有句群对译具有现实操作意义。余承法说句群对译，指在译文跟原文在句群层面的对译（余承法 2014：47）。另外复句增译未见论述，这也符合现实，因为复句增译后（暂不考虑其他全译六法同时应用），其单位至少是句群及以上了。因此从全译单位角度来看，

实践中全译方法之技巧目前至少有 41 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追求高超的翻译艺术，译者除了精通语言、谙熟文化之外，“方法是理论系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是创新的必要条件，它随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更新”（杨自俭 2002）。《全》坦言“全译方法论的体系建构并非规定主义，不在于为译者开出处方，硬性规定实践中必须采取某种方法或技巧，而是侧重对七种全译方法及其三十种相应技巧的充分观察、描写和解释，为译者提供思路和借鉴（余承法 2014：21）”。本文技巧 41 种，旨在丰富和完善《全》。

2.4.2 全译方法体系丰富译学建设

方梦之（2006）言：“翻译研究应该回归本体，特别是回归到文本和翻译主体”。译学研究无论沿着传统的语言学路径，还是多学科路径，都应扎根本体。从译学本体看，翻译学方法论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方法论，前者通常笼统地称为翻译方法论，后者则冠名为译学研究方法论。目前研究来看，翻译方法论包括全译方法论与变译方法论。全译方法体系的建构既应总结全译的相关经验，探寻全译的微观过程，又应理性地提升全译技巧与方法。因为“任何类型体系的建构都应始于发掘、探寻相关对象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脉络，归纳其中的规律和逻辑”（陈德用，张瑞娥 2013）。从系统论的视角看，全译方法体系是由相互作用和关联的若干技巧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各个技巧相互支撑相互解读，共筑全译七法。七法单用与合用，构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动态系统，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全》突出研究重点为“方法”，先总后分再总、自上而下反上，形成一个两头紧中间松的“线轴”，纵横捭阖，丰富了翻译实践方法论，进而充实了翻译学方法论，具有开拓性与前瞻性。黄忠廉（2015）赞誉该书是全译研究的返本出新，体现在概念界定与体系建构、事实挖掘与规律总结、实践导向与理论提升三个方面。该书确实做到了循序渐进、逻辑分明；分析全面、例证详实；深入浅出、可读性强。

3 结束语

全译方法体系来自于全译实践，来自全译文本的归纳与总结。《全》既是对黄忠廉等《翻译方法论》的补充，又是其延续与细化。《全》深入精髓的近乎真空式的研究将一个问题阐释到极致，是目前国内外关于翻译实践方法论中最典型的自成体系的翻译（学）方法论专著。本文结合了《全》的理念，重新定位全译方法体系的建构要素，提出拙见：构建全译方法体系应以事实材料为基础，明确概念作为体系的 62 个点，义素分析定义法构成体系的无数条线，再辅之以充分的论证，形成体系的若干个面，最后整合提升至理论体系。至于这种研究思路是否可行，还望《全》作者与译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蔡新乐. 翻译学研究的一个盲点:翻译哲学的形而上之维——从翻译学的方法论到本体论刍议 [J]. 中国翻译, 2002(5).
- [3]陈德用, 张瑞娥. 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体系的多维建构 [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4).
- [4]方梦之. 译学的“一体三环”——从编纂《译学辞典》谈译学体系 [J]. 上海翻译, 2006(1).
- [5]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6]黄忠廉. 全译研究:返本出新——余承法《全译方法论》评介[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5 (3).
- [7]贾明秀. 俄汉全译之对译探析[D]. 黑龙江大学, 2012.
- [8]姜秋霞, 杨平. 翻译研究实证方法评析——翻译学方法论之二[J]. 中国翻译, 2005 (1).

- [9]穆 雷,蓝红军.从方法论角度看我国翻译批评的发展[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6).
- [10]齐光先.实践汉俄音译法[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 [11]杨自俭.小谈方法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 [12]余承法.全译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System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 on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NI Lu-lu PENG Bai-yu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Methodology refers to the theory of methods.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s ar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studies the system of method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is the summarization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s in a common sense. The article intends to propose a revised version of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ots, lines, facets and objects by building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Key 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metho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倪璐璐(1985—),女,讲师,西安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研究方向:翻译学;彭白羽(1987—),女,讲师,西安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翻译教学、认知诗学。

收稿日期:2017-10-21

[责任编辑:张春新]